

靈異奇談

●鄧文龍（退役軍官，旅美作家）

日機濫炸難民遭殃

抗日戰爭時期，淪陷區同胞爲了逃避日軍蹂躪、殺戮，或不爲敵人所用，自日軍佔領區排除萬難，翻山涉水、餐風宿露，逃往後方者絡繹於途，慘狀處處，令人不忍卒睹。民國三十七年秋，筆者供職三十一集團軍（總司令湯恩伯將軍），奔馳於江西瑞武公路陽新地區阻敵，激戰十一

天，敵我傷亡均重；我軍一部調湖南整補。我因患嚴重瘧疾，奉准至後方醫院治療。途遇一批難民約數十人從瑞昌方面逃離家園，向湖南羊樓司方向避難，當行抵距龍港約十里許地方，適有一部隊在此休息，於是這批難民也在此山岡上路邊歇腳下來。

這批難民均爲中老年男女及年輕婦女、小孩，有的揹著小孩，有的揹著行李，也有的挑著行李，有的一個小孩坐一隻籬筐，二隻籬筐成一擔，其父母挑著走，情形非常狼狽。據他們說，已經走了好幾天。翻山越嶺的路程，加上飢餓，已走不動了，兒童們的腳底都起泡了，他們都顯出疲憊不堪的神色，面容憔悴！老年人流著眼淚，有氣無力，滿懷憤恨地詛咒日本鬼子可惡，害得他們流離失所，無家可歸！他們沒有確定的目的

地，爲了逃命，盲目地向後方逃，走一步算一步，不知何處才是安全地方？走了幾里路就要停下來休息一次，一天最多祇能走二、三十華里，沿途十室九空，因村民亦避難他處了。所以縱然身上有錢也買不到食物，於是飽受飢寒！

筆者從前線下來，走了一段路也有點疲累了，於是也在此山岡小村休息過夜，夜深人靜，聞野狗哭聲不停，甚爲恐怖。同行一老翁說，狗能通靈，夜哭必有兇險慘劇發生，明晨將有大災難，要特別小心。天明吃早飯後休息不到三十分鐘，敵機三架低空襲來，先用機槍掃射一陣，繼則連投四枚炸彈，兩枚落水塘（因部隊在水塘邊休息），一枚落在一獨立房屋外，幸未爆炸，獨立房屋屋頂係以稻草覆蓋，幸未毀損。一枚落難民羣，炸傷部隊士兵四人，死亡二人。一死者最慘，身首異處，屍身在水塘邊，首級落水塘中，難民們沒有防空常識，不知伏於地上，而且聚集在一起，不知散開，於敵機投彈後又狼奔豕突，於是被炸傷十餘人，死亡二人，血肉橫飛，死狀甚慘！一中年婦女被炸得粉身碎骨，一人背脊被炸裂開，血已流盡，如同白斬鷄，慘絕人寰！

子平安，未發生意外。

可憐這位產婦渾身發抖，臉色蒼白！通常婦做月期間要休息保養，吃最營養的東西，要人服侍，未滿月不能外出。可是，在逃難時什麼風俗習慣以及養生之道都無法講求了。

隆隆的炮聲清晰可聞，在火線邊緣，不遠離戰場，實在太危險了，豈能容許他們停留？因而迫得非繼續前行不可。可是，前途茫茫，不知奔向何方？他們憂思重重，個個愁眉苦臉，十分可憐！

腹嬰受嚇提早出世

斑斑血債迄未討回

被炸死的，其親屬撫屍痛哭！因爲附近沒有棺木，只得就地一坯黃土埋冤骨，草草殯葬了事。臨別時難民們的親屬伏著死者的墳堆呼天搶地，哀慟不已！其悲慘的景象，實非我這支拙筆所能形容！

我帶一勤務兵馬保安年僅十六歲，河南許昌人，多次遇險，當敵機投彈時，他跟我伏在水塘邊，幸未受傷，不過他嚇得臉色發青，哭了起來。敵機去後，我們繼續行程，行抵龍港敵機又來，連投數枚炸彈，把龍港炸成一片瓦礫，我默禱上蒼庇佑，幸而，我們都安全過關。但跟在我後面的難民，遭遇就慘了。

我們抗戰八年，雖然獲得最後勝利，但這筆血債未向日本討回來，待日本投降後，我們不但對俘虜未予報復，而且未要求日本賠償，實在太便宜日本人了！

葬地營房鷄犬不寧

無處可歸還我屋來

貴州安順縣城北門外約二華里處，原爲丘陵高地，葬有約千餘座密密麻麻的墳墓，成爲亂葬崗。傳說約在民國初年，貴州駐軍將其剷平，闢建一個圓的營房。在剷平之前，墳墓內的骨骸混合移去填窪地，並未妥善處理。這些葬在此地的冤魂野鬼，原本安靜如常，因其墳塚遭到破壞，

失去歸宿，淪爲野鬼遊魂不得安息，於是在營房建築完工進駐軍隊後大鬧營房，兵無寧日，令駐在該營房的軍人膽戰心驚，風聲鹤唳。曾有多位本地仕紳與我談起這一故事，情形大致相同，並非虛構。據說抗戰後期當軍隊進駐新建營房後，即開始鬧鬼，深夜即聞鬼哭神號！鬼魂附在阿兵哥身上大叫道：「你們把我的屋（墳）拆了，使我無家可歸。還我屋來！不然我們要搬來這裏與你們同住……」有的阿兵哥則在睡夢中大叫：「來呀！快來報到（至陰間報到）……」因而病兵日增，每天都有病死的，死者與冤魂野鬼合流，夜幕低垂後，阿兵哥們常看到死去的同志在營房徘徊，晚上部隊點名時仍然站在列內報數，也仍舊睡在其生前所睡的床位上，甚至上廁所有鬼搶衛生紙。

一日晚餐後，伙夫本已將廚房的碗筷洗乾淨放置整齊，可是奇怪得很，翌日伙夫進廚房做早餐時，發現碗筷狼藉，散置桌上、地上，似乎有人用過？事實上就寢後不可能有人下廚房，伙夫推測必是「鬼魂」搗亂無疑。每天早晨天未亮，伙夫就把早餐稀飯煮好，盛裝在桶裏，却發現彷彿有人攬動似的，會自動翻動，伙夫睹狀嚇得發抖拔腿就跑，一個人不敢在廚房停留。如此情形鬧了一段時間，後經部隊在操場焚燒一批冥紙才安靜下來。可見金錢可貴，生既爲錢，死也要錢。

前行之人脚步無聲

抗戰開始，所有軍事學校暨大專院校一律內

遷。陸軍軍醫學校（國防醫學院前身）奉令遷移貴州。教育長張建中將，廣東梅縣人，留德醫學博士，至貴州尋覓校址，就看中這座營房，利用該營房作校舍，雖傳聞以前曾鬧過鬼，但他不信邪，只是嫌這營房小一點，不敷使用，只得在校外附近克難擴建，逐漸充實。正中一大棟，三層樓房，樓下作教室，二、三樓作學生宿舍，前面正中央爲可容納二千人的集合場，兩邊各有三棟二層長形房屋，除一棟二樓作學生宿舍外，其餘各棟樓下爲各隊學生飯廳及廚房等。廁所則設在兩邊最後一棟，距離宿舍稍遠。一棟長方形的房屋隔成數十間蹲式毛坑，因無電燈，一至夜間陰森恐怖，進去時確令人有點毛骨悚然。有的膽小學生，聽說過去會有鬼搶衛生紙，夜晚不敢如廁。可是我有時半夜如廁，從未遇上可疑鬼影，不過心理上難免有點緊張。軍醫學校進駐該營房數年，未聞有鬧鬼事情發生。

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下旬，一日下午九時許，暗夜無光，細雨霏霏，我由城內回校，在北門街有一職員也由城內返校，他因爲夜暗獨行，有點怕怕，於是隨我後面走。一出北門，我清清楚楚看到有一個人在我前面慢步走（距離約十多公尺），我走路習慣很快，將要追上他時，發覺他沒有脚步聲，使我驟然起疑？即問他道：「你是誰？」他默不作聲，我連續問：「你究竟是誰，爲什麼不回答？」他仍相應不理，再走數步，忽然不見踪影了。我立時驚惶不已！心想奇怪啦？明明是一個人在前面走，怎麼突然不見？難道是鬼！這條路約三十公尺寬，路面平坦，路之兩邊

均爲開闢的農田，並無建築物，也無長草樹木，無藏身之處。

我一面搜索，一面叫喊：「你究竟是人或是鬼？鬼我也不怕，快出來。」始終沒有反應。這下即斷定是「鬼」無疑，拔腿便跑。跟在我後面的職員，距我約二十多公尺，他看我突然跑步，急問：「大隊長，你幹嘛跑步？」我說：「有鬼！」他聽我說有鬼，駭然拔腿飛奔，他跑了約一百多公尺，失足仆倒地上，驚叫「救命」，我猜他是恐懼，而非被那個鬼推倒，於是未回頭理他。他爬起來又跑，大叫：「等我呀！」我跑到校門口，兩個衛兵問：「大隊長，前面有人喊救命，發生什麼事？」我說：「沒有什麼，有一職員跌倒，他駭怕所以喊救命。」我不說有鬼，怕阿兵哥害怕。這次在路上遇鬼，雖與營房鬧鬼無關；但千真萬確有此事實。

黃包車俠夜載女鬼

阻我投胎豈能饒汝

一九三二年（民國廿一年）春，筆者由上海至廣州。抵達後翌日即至八旗二馬路拜訪一向在廣州開客棧，難得見面的一位堂兄。見面後他邀我及他的一位朋友至永漢路某酒樓飲茶。我們在酒樓坐定，服務生剛泡好茶，這位堂兄問：「你們相信有鬼嗎？」他的朋友說：「有，有，有，我相信有鬼。」我說：「我半信半疑。」這位堂兄說：「住在我客棧拉黃包車的李某，昨天晚上就遇見鬼啦！他早上回來，嚇得面無人色，精神

恍恍惚惚，現在躺在床上還在亂叫亂喊『打死妳啦』……」其經過情形是這樣的：

李姓車俠於那天深夜（約凌晨一時許）經過長堤大鐘樓附近，有一年約二十多歲的女郎叫車，該女郎穿著簇新的白短衫黑裙，因月色朦朧，路燈昏暗，容貌未看清楚，說要去高第街。李姓車俠初不疑有他，即叫她上車，女郎上車後，車俠覺得有異，他心想怎麼坐上一個人，車子仍然是輕輕的，宛若無人坐在車上，於是心起疑竇。他一面拉著車子走，一面不時轉頭向後看，見女郎坐在車上無訛。可是車子何以仍然如此輕呢？

令他不解。他越想越駭怕，緊張萬分！他想叫她下車吧，又怕她找麻煩，只好鼓足勇氣拉她到目的地再說。抵達高第街某號門前，她叫停車，車俠止步停車，她從容下車，閃電似地轉眼不見踪影，料她已進入屋內了，可是大門是關上的，不明其從何處進去？他心想是遇上女鬼啦，於是猛擊大門，屋主聞聲出來開門，問道：「你找誰呀？」

車俠走近屋主面前附耳低聲說：「我剛才拉來一個女鬼，已經進入你屋內，你要小心提防。」屋主聞有鬼入屋，嚇得慌了手脚，立刻令家人取來剪刀、鏡、尺綁在一起，吊在他媳婦房間門楣上避邪。原來屋主媳婦正在生產，這個女郎是個婦順利生產，否則就不堪設想了。

車俠李某拉著車離開高第街，經過永漢路某巷時，進去巷內却出不來，向前走無出口，回頭走也無出口，奇怪啦！這條巷原本是兩頭通的，現在爲什麼不通呢？如果無出口，剛才又怎麼進去的呢？難道是「鬼擋牆」，剛才的那個女鬼來找麻煩？幸好情急智生，他立即把褲子脫下蒙在頭上，果然靈驗，順利走出巷口，恰巧與巡邏警察撞個正著。警察以爲車俠故意嚇他，於是以警棍在他頭上敲了二下說：「豈有此理，你爲何蒙頭嚇我？」「不、不、不」，車俠忙解釋：「我剛才被鬼迷路了，進去巷內找不著出路，急死我啦！於是心生一計，把褲子脫下蒙在頭上，蒙上之後果然走出來了……。」警察相信其說而放他去了。

黃包車俠力搏女鬼

這時適有一男士叫車，上他的車至廣九鐵路車站，搭火車要去香港。他拉抵火車站，男士上了火車，他便拉著空車打道回家休息。不料經過長堤某橋（近八旗二馬路）時，又遇上剛才的女鬼，攔路找他算帳，他再三作揖求饒，請求放他一馬，女鬼詰問他說：「你爲什麼要害我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我並不是害你，而是救人哪！」女鬼說：「你害我不能投生，要抓你到陰府見閻王。」車俠於是將心一橫說：「我不怕，隨便你好！」「好呀！」女鬼說：「莫怪我了。」女鬼驀然一變，頭髮蓬鬆，面目猙獰！他伸出左手用力緊握住她的頭髮，右手握住準備好的一根短棍，用力在她身上亂打，他不敢看，閉住眼睛不停地打，直打至拂曉仍未停。適巡邏警察經過此橋，瞥見一部黃包車停在橋邊，拉車的左手抬起高高

左右擺動打個不停，除其人外別無他物，覺得奇

怪，於是便在他肩上拍一下，說：「你幹嘛？」車俠猛然醒來，張目四望，已是天亮了，女鬼也不見了。問道：「啊！天亮啦，她打死沒有？」警察反問道：「你打誰呀？你打死人了，抓你到警察局去！」他把遇鬼的經過情形向警察詳述一遍。警察以懷疑的態度一笑置之說：「那有這回事，神經病！」

鄱陽湖畔遇上水鬼

載浮載沉渾身無力

一九三五年秋，筆者在江西星子受訓。每天黃昏時即與同學陳蔭邦、章珍雲三人至鄱陽湖邊游泳洗澡，從未間斷。鄱陽湖為我國兩大名湖之一，與湖南的洞庭湖齊名。我們雖然只在湖邊活動。但有的地方仍然很深，下去足不着底。

一日晚飯後，我們三個老廣先去打籃球，散場後再去湖邊游泳，比往日遲了一小時；時已夕陽西下，夜幕低垂了。依迷信的說法，此時正是水鬼出沒的時候，而且我們游水的地方曾經淹死過人，應該提高警覺不能冒險才對；可是我們身為軍人，豈能信邪？當他們二人正在脫上衣時，我已捷足先下水了。我游出距湖邊大約二十多公尺，忽覺四肢無力游不動了，漸漸地往下沉，兩腳却摸不到底，這下我可慌了！心想這回莫非遇到了水鬼，怎麼一下水就浮不上來了呢？兩手不斷地掙扎，用力猛拍，登時浮出水面大叫道：「不成啦！快來呀！」他們二人距我約五十公尺，尚在脫衣服。彷彿有人拉我脚似的，我忽又下

沉，我再用力一拍又游上水面，再大聲叫：「快來呀！完蛋啦！」在這載沉載浮間，渾身氣力用盡，此時驚地在我左邊約二十公尺處出現一個人，對我叫道：「你快到這邊來，這裏較淺，我拉你。」不禁感到納悶，剛才並沒有看見這個人，怎麼忽然冒出一個人來？雖不敢斷定是鬼，但我認識他，於是我未理睬他。這時陳蔭邦同學已經來到，他用手拉我一把，不料連他也被我拉下水，這下我心更慌了！幸而陳蔭邦的技術高明，他下水之後，用力握住我的兩腳向上一推，終於把我推出水面，然後拖我上岸。

我們三人上岸穿好衣服後，舉步要走時，忽然覺得不對呀！我們同來的只有三個人，剛才怎麼冒出四個人來呢？而且這個人的面孔非常陌生，絕對不是同學。我們尤其覺得奇怪的是，這個人的動作似乎特別敏捷，忽而在水面，忽而又在岸上，動作之快如閃電似的，剛才看見他在這裏

。我們想來想去想不出答案，在同來的路上一直狐疑著。回到隊上與同學們研究，同學們異口同聲說是「水鬼」，這下我才驚惶失色，毛骨悚然！心想，幸而當這個水鬼向我招手時，我未向它那邊游去，不然可就糟了！他必誘我越游越遠，甚至拉我沉入湖底呢！

水鬼作祟學童被擒

大概在一九七一年夏間，臺北市萬盛街，一日有四個學童至新店溪去游泳，抵達河邊後，黃姓學童先下水，其他三個人還未來得及下去，不

幸黃姓學童已經滅頂了！當天屍體並未浮起，他的家長據報即請人去出事地點打撈，從下午到天黑還未撈到，不知沖到何處去了？次日在下游河中淺灘發現屍體。附近居民都說出事地點有鬼。每年夏間都有學童來此游泳遭到滅頂的事情發生！

奇怪的是，這三個未淹死的學童，又於次年夏間同月同日前往同一地點游泳，到達河邊，這三個天真活潑的學童高興地一同躍入河中，不幸同時滅頂！事情傳出，震驚了整個萬盛街！據一位鄰居太太說，這些學童去時，她的確看見是四個學童同行，但未看清楚是誰家的孩子？可是，事實上淹死三個，還有一個生死不明者不知是誰家的孩子？一直查不出來。後來有人推測，這個查不出來的學童，可能是去年淹死的黃姓學童的陰魂，由他帶路一同到陰間去了！

浩然集 喬家才著

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

心傑作「鐵血精忠傳」、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、「關山煙塵記」、「海隅叢談」、

「爲歷史作證」五巨冊合訂

爲「浩然集」一部定價台幣壹仟元郵撥○○一四〇四四

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